



## ■ 秦延安

第一次看到贺兰山,是在20多年前的飞机上。透过机窗俯瞰,那山就像一匹奔腾的骏马,用身体守护着身材顾长的银川平原。光溜溜的“马背”既削弱了西北高寒气流,阻止了潮湿的东南季风西进,又遏制了腾格里沙漠东移。山的两面由此形成一面黄沙、一片绿洲,一处荒漠、一处塞上江南的景致。银川人将这座雄浑的山称作父亲山。

我曾攀爬过险峻的华山,造访过秀丽的黄山,当第一次看到贺兰山时,心中竟有莫名的震撼。这是怎样的一座山呀!犹如一座天然屏障,由南至北,横亘在荒漠戈壁与平原绿洲之间,山色瑰丽,峰峦叠嶂。这种崖谷险峻的林立之势,也许与它的经历有关。

20亿年前,贺兰山从浩瀚的大海中诞生,接受巨厚的沉积,经历无数挤压、叠加与碰撞,终于形成今日的面貌。一座座伟岸的山峰,一处处布满棱角的山石,一道道写满沧桑的褶皱,不仅记录了惊天动地的地质变化,更见证了风云变幻的历史。也许因为经历过痛苦,亦或只有张开身体,才能守护美丽的银川



平原,所以贺兰山并不秀丽,而像一张男人威严冷峻的脸,天然彰显出父亲一般的气质。

怀着对贺兰山的敬仰,我走进宁夏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。外表看似孤寂冷寞的贺兰山,却有高大挺拔的云杉、冲天而起的山杨、挺拔苍劲的白桦、厚实稳重的油松,以及枝叶繁茂的蒙古扁桃……在潺潺溪水和悠悠山风中,满眼涌动的都是活力和绿色。那些随山就势生长的

草木以及各色花儿,见缝插针扎根在山石间,原本单调的灰褐色山体变得琳琅满目起来,与崇山峻岭交相辉映,构成一幅幽静清新的风景画,改变了我对贺兰山的最初印象。据说,这里不仅生长着665种草木,还滋养着180多种动物。

“驾长车,踏破贺兰山缺……”许多人记住贺兰山,源自岳飞的《满江红》。作为“朔方之保障,沙漠之咽喉”的贺兰山,是历代兵家必争的边防重地。可

说,在中国的大山中,没有几座山像贺兰山那样,频频承受战争的摧残。从公元前272年秦军击溃义渠戎开始,贺兰山下就战事不断。不管是秦朝蒙恬北逐匈奴,汉代卫青、李息北击匈奴,还是大唐盛世的灵州会盟,西夏李元昊开疆拓土,亦或是西夏与辽国之战,成吉思汗四次出兵,明朝与瓦剌、鞑靼之战等,贺兰山在民族融和与文化交流中,始终扮演着铁血军山的角色。正如王维诗云:

“贺兰山下阵如云,羽檄交驰日夕闻。节使三河募平少,诏书五道出将军。”从某种意义上说,贺兰山不仅是一座父亲山,还是一座英雄山。

在樱桃谷,品尝玛瑙般的野樱桃,享受“贺兰山下果园成,塞北江南旧有名”之滋味;在崖壁栈道,观流云飞瀑,欣赏“倚天叠嶂开烟螺,长风荡云生翠波”之景;在邀月廊,感受“蟠根横远塞,设险压长城”之惊险;在双狮峰,观看贺兰山色,领略“贺兰之山五百里,极目长空高插天”之壮美……还有一线天、飞来石、天狗吠月等,无一不令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并产生无限遐想。

走累了,乘坐1200米的阳光索道,跨越200米落差,直达风景秀丽的青松岭。丛林穿越,岩羊攀爬,牦牛踱步,蓝马鸡跳跃,马鹿散步……一切生命都在贺兰山找到了最惬意的生存方式。

最让人惊叹的,还是那些默默矗立于沟谷两侧山岩石壁上的岩画。它们构图质朴,线条简略粗犷,落笔自然天成,艺术造型夸张幽默,形象地记录着远古人类放牧、狩猎、争战、娱舞的生活场景,为研究中国人类文化史、宗教史和原始艺术史提供了重要凭证。

走进贺兰山,才真正理解了它被称为父亲山的真正意义——不仅是富饶银川的创造者,还是神奇宁夏的塑造者;不仅柔软和坚硬,还壮阔和神秘;不仅有伟岸的身躯、宽阔的臂膀,还有凛然的风骨、豪迈的气质和儒雅的文化气息。也许正因如此,银川人才对贺兰山尊之、敬之、爱之、护之、守之,一如贺兰山巍然屹立,彰显天地间的浩然正气。

(作者供职于陕西省水文局)

## 火热一线淬青春



## ■ 陈为国

1989年8月,我大学毕业,刚参加工作,就参与了河南油田稠油联合站的投产工作。这项工程投资巨大,我负责联合站的容器验收和工艺试运行。这对于刚走出校门的一名新人而言,挑战巨大。

为了验收施工单位加工生产的几十套容器是否达到技术要求,我每天钻进容器,一点一点地测量、验收,检查容器防腐是否合格,结构和施工质量是否符合要求。当时正值盛夏,一台台容器像蒸笼一般,令人喘不过气来。实在难受,我就钻出来,用自来水降温,再钻回去继续工作。不到三天,我全身生出许多痱子,但依然咬牙坚持20

多天,期间瘦了好几斤。

经过一个月努力,我如期完成联合站30多套容器的验收工作,容器顺利投产。骄阳似火的夏天,蒸笼一般的工作现场,以及干了湿、湿了干的工衣,变成了难以忘怀的青春记忆。

青春在炎热的夏季尽情绽放,又在严寒的冬季无悔奉献。五年后的冬天,我调至河南油田生产准备二队工作。一天下班时分,我接到上级通知:“X2408井需要回收井场上的油管、抽油杆。”当时我想,这口井回收工作量,短时间内难以完成,但它是油田的重点井,必须当天回收完毕。

我向同事们说明情况后,三名同事二话不说,换上工衣,立即驱车赶

到50公里外的井场。井场上的油管、抽油杆乱麻一样纵横交错,堆满一地,每收一根油管都要费很大劲。夜幕降临,井场一片漆黑,我们分成两组轮番作业,累了就躺在地上休息。突然,天空飘起了雪花,冰冷的雪粒打在安全帽上,发出咣咣咣的声音。

雪花飞舞,北风呼啸。在滴水成冰的寒夜里,大家的额头浸出了汗珠,眉毛结了霜,但没有一个人叫苦,没有一个人喊累。技术员韩彦松打趣道:“30岁出头4小伙,出力流汗加油干,干出个样子比比看!”

井场上的雪越下越大,望着他们的身影,一股暖流涌遍我的全身。晚上10点多,我们终于完成90多根油管、100多根抽油杆回收任务。

回到驻地,已是深夜,我急忙给大家煮方便面,可当煮好后,他们三人已躺在值班室的床上和沙发上鼾声四起了。望着他们疲惫酣睡的样子,我的眼眶湿润了。

深夜,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队部。鹅毛大雪纷纷扬扬,四周一片洁白,一颗颗杉树银装素裹。走在回家的路上,同事小马突然来了兴致,高兴地说:“今天晚上真美,就像一个童话世界。”

芳华待灼,砥砺深耕。后来,我调到油田机关工作,离开了火热的生产一线,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,在我心里烙刻下深深的印痕。我想,以后的日子里,无论岗位如何变动,我都应该铭记那段时光,以梦为马,永不懈怠,为石油事业贡献力量。

(作者供职于河南油田)

## 一线故事汇



## ■ 吴晓波

处暑谐音“出暑”,即暑气消退,天气渐渐转凉,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。

这个节气,我喜欢待在乡下,看牧童把牛腹喂得硕大如鼓,小小的鞭儿轻轻一挥,将红着脸的夕阳赶到西山口。暮色早早地四合,在农家小院支竹床,撒井水,剖香瓜,静候明月和星辰光顾,的确是件美事。

处暑时节,农家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摸莲藕。摸莲藕一般在中午,早晚水温低,下水容易受凉。到了中午,顶着红日,挑着篮子,身穿短裤,此时的中稻也开始收割,踩着一地暖烘烘的稻草香,慢悠悠来到荷塘。

荷花娇艳了一季,渐向枯萎,但荷叶依旧旺盛,撑着一把把绿伞,将荷塘遮得严严实实。荷塘的水深至过膝,下了水,先拨开荷叶,哗哗啦啦,惊得一只只青蛙四散奔逃。摸莲藕时,双手要顺着荷叶的根基往下,划开淤泥,向四周慢慢搜索。有荷叶遮挡挡雨,这些莲藕不露声色,悄悄在水下猛生猛长,一个个生得白嫩嫩、胖乎乎。

摸莲藕要不急不躁,摸到一节,不能一激动就立刻用力拔出来,而要顺藤摸瓜,双手往前慢慢清,慢慢理。一节莲藕通常连带着两到三节莲藕,待包拢在莲藕身上的淤泥全部清理,松软下来,才能将整支莲藕取出,否则容易听到咔嚓一声,整支莲藕就脆生生断了。

摸得莲藕,在溪中洗净,挑回家中,左邻右舍的餐桌上便多出一道爆炒藕片来。红辣椒炒藕片最好,辅以菜籽油,红的红,白的白,藕片上像漂着一层金黄的云彩。刚入秋的莲藕又嫩又脆,清爽可口,入口即化,是滋阴润肺的佳品。

处暑秋梨最养人。除了摸藕,挂了满满一树铜铃铛般梨子的梨树,是乡下孩童大快朵颐的开心乐园。老家的梨树高大,树冠如盖,产的梨以麻皮为主,块头大、皮较厚,表面疙疙瘩瘩,肉质却十分鲜嫩,轻咬一口,满嘴是甜甜的汁水。孩童们把鞋子抛至树下,将竹篮挂在脖子上,赤着脚,蹭蹭地爬上树,一会就摘下一筐麻皮大梨。傍晚时分,手持蒲扇在村中边摇边走,就听得家家户户都有啾啾之声。

处暑时节,凉气四溢,秋雨零落,真正的秋天即将开始,丰收的大幕徐徐拉开,各类作物都在摇旗呐喊,加油冲刺了。

在母亲操持下,红辣椒已捷足先登,在小院墙壁上挂起一幅红红火火的农家木版画;玉米棒子拖着长长的白胡须,坐在母亲的篮中,假扮少年老成的青衣;斑驳的老南瓜堆在院角,合手拢成一个憨厚的“福”字……

摸藕,啖梨,收作物,乡间处暑是一幅生机勃勃的丰收画卷。(作者供职于南京市江宁区文化和旅游局)



## 处暑摸藕又啖梨



## 秋风起 菱角香

## ■ 钟竹意

田稻上岸,秋风送爽,采菱的季节到了。

菱是水生植物,一般种在池塘里,池塘水浅、肥足,水太深不利于生长。菱的种植方法很简单,只需在池塘里均匀地撒一些种菱即可,如果是隔年菱塘,连种菱都不用撒,成熟后自然掉落的老菱是最好的种菱。

从小生长在湖乡,一出门便是池塘。每年清明前后,菱开始发芽,而后钻出水面,展开一张张嫩叶,起初在水面上只有散落的几簇,慢慢地就胀满了池塘,挤挤挨挨,遮掩了整个水面。六七月,菱陆续开花,白里带黄的小花在叶与叶之间的缝隙中钻出水面,密密麻麻,煞是好看。走近池塘,一股清香扑面而来。

轻轻拎起一簇菱叶,水灵灵的菱角如刀枪附在青绿色的叶下,弯弯的角,带着湿润水汽。咬开,红壳

白肉十分脆甜,糕合着池水清凉的菱汁在嘴里弥漫,舌尖仿佛陷入一片鲜美的沼泽中。

姑娘们欢笑、嬉闹着,把采菱船停在菱盘繁茂的地方,侧倾身子,坐到船舷的一边,让船微微倾斜,紧贴水面。一双纤手掀起碧绿的菱盘,她们纷纷乐开了花:“这么大的菱盘,该有多少红菱啊。”

刚出水的红菱,通体红艳,犹如身穿红衫的采菱姑娘,又似少女双颊云霞般的胭脂。采菱姑娘拿起一个刚采摘的菱角,剥去殷红的壳衣,露出白嫩的菱肉,吃在嘴里,唇齿留香。

菱角历来为文人墨客吟咏。南朝鲍照留有《采菱歌》:“箫弄澄湖北,菱歌清汉南。”唐代曹唐云写过:“宫殿寂寞人不见,碧花菱角满



潭秋。”北宋梅尧臣这样描绘:“野蜂吃水沫,舟子剥菱黄。”南宋陆游也说:“尽日醉醒菱唱里,邻家来往竹荫中。”

小时候,我常到乡下外婆家和大人们一起划着小舟,飘荡在菱塘里,拨开丛丛茂密的菱叶,采摘一个个藏在水下的红菱。那时,乡下有个俗规,摘来的老菱必在黄昏时烧来

吃,且要分食邻里。阵阵菱香飘向隔壁邻里,喜事一般挨家挨户传递,大人携着小孩喜滋滋围桌共享。若遇邻居不在,则用蓝花大碗盛着,第二天由小孩送去。流传的乡谣说:“池里绳子隔归隔,菱角采回不分家。”这种分享菱角的风俗,说明乡情淳朴,邻里和睦友善。

菱角可附壳煮食,粉甜可口,生吃要选嫩的,因为好剥皮。嫩菱肉清甜多汁,宜生吃也适合小炒,老熟的适合红烧或焗,但老菱米也有晒干的,怎么吃都可以。每一颗菱米的获得都不易,必须用锋利的菱刀砍削。初学菱者半天才砍一颗,菱米也伤痕累累,而手巧之人砍出来的菱米棱角分明,一晚上砍二十斤不成问题。

母亲是砍菱高手。豆油灯下,满屋菱香,母亲侧身坐在长条板凳上,一边是一筐白天采的菱角,一边是只大麻姑篮。只见她拈起一个菱角置于板凳上,左右各切一刀,轻轻一旋,一颗菱米胎皮不损弹入篮中。

如今,我定居南方小城,几乎吃不到新鲜菱角,买来菱角后,常常努力用舌尖寻觅儿时的感觉,总不免心生怅然。

眼下,又是菱角飘香的时节,多想寻一处田园,划一叶小舟,采一篮菱角,尝尝记忆中的出水鲜啊。(作者供职于广西钟山县园艺所)